

厚風俗親師憲老以牖人心上欽乃司下勸而化可
謂本務矣先王懼無本之不能訓治其民也將妨於
政故自京師首善之區以逮山陬海澨莫不建學何
獨長葛然長葛之學廢興不一法物不備儀禮不存
固未全乎其爲學也是司牧之羞也學舊在縣治之
東北隅元大定間毀于兵元末復毀至明洪武革命
仍故址建之爲新政大典嘉靖十四年卜遷于東門
前大學士賈公之記可考也第逼近城墉水土無演
士氣滋鬱雖慎厥麗以勸民績用弗成我

朝康熙癸丑前令宮允米君漢雯毅然有爲以求和其
政爰擇中土而改建焉今之大成殿明倫堂其所剏
也適滇黔告警戎馬驛騷厥工未竣何況其他丙寅
之秋余承乏茲土惟懼隕越甫下車祇謁
文廟但見瓦礫成丘荆蔓如戟荒穢不飭賣

聖無紀而况窮簷蔀屋華路鶉衣創殘未甦怒焉如擣
用是罔敢適逸乃由裕民凡省刑薄歛積粟勸農諸
事次第修舉謂是救時之政也而職思其本惟日孜孜
孜孜以學校爲先務是年冬遂偕司鐸呂君貴順寶君

應選尉石君燦捐俸爲倡鳩工庀材其有不足者復
勸邑之學士大夫共落成之升舊毀柱礎令高敞彤
鏤爲飭葺左右兩廡凡三楹闕類池駕以平橋前樹
櫺星門周垣惟丹堊正南交衢設屏以蔽內外皆錯
彩焉不煩民不匱財不廢時務巍巍翼翼赫然可觀
而學幾全矣然禮樂猶未興也當是時天祚明德么
虜伏質

天子偃武修文奉答休命勤施於四方歲丁卯勅
部下郡縣擇俊秀嫻儀禮者爲樂舞生絃歌駿奔且

稽式古制設法備物以光祀典余敢不祗乃初服故
其于樂也爲祝爲敔爲搏爲拊爲應鼓爲壘爲箎爲
編鐘爲編磬爲笙爲排簫爲琴瑟之屬其于舞也爲
憇爲籥爲翟爲麾旛其於享器也爲籩爲豆爲鉶爲
雲鬯爲爵爲犧尊象尊爲簋爲鬯爲帛篚爲筐爲盥
具爲鼎臺五事亦復捐俸勸資如制戊辰用集厥成
紀年注册使司典之垂以永世將見春秋之事入斯
門也登斯堂也有省牲展器之禮有贊灌詔酌之禮
有鼓徵舍菜之禮有合樂皐舞之禮有登訶釋奠之

禮有賓宴酬酢之禮彬彬乎質有其文焉然後知

聖天子興道致治固有其本而余與學士大夫之所以

嚴整宮墻者可于是乎觀政矣由是而雨不破塊風

不鳴條和之至也由是而吏無遺奸民無伏愁忠之

屬也由是而文教聿宣簪組迭晉彞良克宅比戶可

封化之成也雖不能至余竊有厚望焉以識余孜孜

於學校之意時 約千ウと

康熙二十七年歲次戊辰八月之吉

王公書院碑記

邑令李元讓撰

天地覆載吾民也而雨暘寒燠不無怨咨則舉裁成
輔相之道授之愛育吾民之天子天子臨御吾民也
而苦樂利弊莫能周悉則舉宣德達情之任命之分
撫吾民之元臣自非名公大儒正人君子奉天地萬
物一體之懷法天子四海一家之心以國計民生爲
已任其仁足以弘濟蒼生智足以燭照幾微勇足以
排決疑難或有欲言之事輒爲私意所牽遲留而不
卽言或有可言之機失之汶暗罔覺緘默而不能言
或有當言之責阻于顧慮過深畏避而不敢言天子

既不獲閱萬方而問俗小民亦何得叩九瀛以言情
所以上下情發君民勢遠爲後世之憾事若夫秉鉞
于千餘里之外一朝繪圖而進之九重之上蹈轍于
百餘年之後一旦改絃更張于八郡之中而都俞吁
咈依然明良喜起之盛衢歌巷祝如見從欲風動之
休上傳

皇仁下福兆姓革兩朝之積弊成千載之僅事者始不
數觀何幸于今見之我

大中丞大人改折漕糧之疏也漕糧一項爲中州常

貢

國朝除荒徵熟雖各色多寡之數不同而經制銀兩每石限有定例第以道路修阻輸輓維艱必採買以小灘以各方買役叢集一處則奸賈視爲奇貨自騰高其米價至額銀不給勢復取足于民間如蠹胥之侵漁交兌之措勒種種弊端難更僕數且邇來採買正數之餘復有節省之名是節省之名一立而民間又開一弊竇節之實所以費之也嗟乎小民割肉醫瘡茹荼吞炭亦直聽之莫可如何矣自我

大人王公來撫豫士軫念民艱爰鑒厥弊大破積習
疏請改折安上全下一經入告遂蒙

虞照嘉納俞允勅行由是大河南北頌聲四作不啻出
之水火之中而登之衽席之上焉况長葛彈丸之區
地瘠民貧南北交衢其苦尤最今幸漕糧旣免採買
河夫又減額數其沐恩戴德較他邑爲獨厚也屬吏
元讓本年初夏承乏赴任甫入豫境口碑戴道歡騰
無分乎遐邇一至葛邑仁聲盈耳感佩乃遍于童叟
于時葛之紳士耆老羣聚縣庭公請曰

撫軍實再造吾邑願乞言刻石以誌不朽元讓因念
我公熙朝重望江左偉人天性慈祥多施勸善之
書文章宗主廣課士子之藝旌獎節婦孝子察訪貪
官污吏化行俗美大法小廉是我公之加惠元元
者何可勝記矧嗣此之凡有裨于國計民生者將次
第舉行而未有艾也何第記漕糧一事哉而邑人以
爲全記俟諸異日卽今漕糧一事已令中州數十萬
之蒼生均被無涯之福澤洵無愧宣德達情之任而
可以銘彝鼎垂竹帛而壽諸奕禩也吾儕小民胡以

伸懷惟刊厥碑用存永感元讓不敏無能爲揄揚又
何堪表章深仁厚澤于萬一謹直述其事以記之云
公諱日藻字印周江南松江華亭縣人乙未科會魁
皆
康熙二十二年癸亥仲秋穀旦立

大卜丞書院碑記

邑令何鼎謨

國朝定鼎燕京輓飛漕以實

天庾其勢然也但東南之地襟帶江湖雖帆影連雲轉
運數千里而遙然以登場之種稔就艤岸之舳艫勞

固甚而力頗易兩河地不通舟艱于陸運向來經理
諸公酌豐稔之米價定其值以購于直隸水次之小
灘價有定額已非一日矣前

撫軍王公憫其情而以改折請疏入

報可民受厥澤歷今七載紳士耆老建書院以銘其德
風雨飄搖不無棟欹垣頽之慮羣請修葺以迺于鞅
掌未遑也歲庚午

天子允司農議復以本色運凡在臣民靡不竭蹶襄事
適早魃肆虐延及畿輔子婦流離綿亘郊原小灘之

值米石二緡較諸定則蓋五倍之若一時聚糴則奸
賈之高騰與夫蠹胥侵漁橫丁勒措弊且叢生一歲
而傾數歲之費所不待計而然者乃我

撫憲聞公惻然念之繪鄭圖以入

告請緩一歲之運甦民力而培國本

宸謨遠矚渙汗宏頒災沴殘黎倏蘇重困蓋停一年之
運所以卹民瘼而省民財者與

王公之七年改折共垂不朽矣厥德懋哉紳士耆民
環馬首而籲曰嗟我葛土福小殘瘠不及大邑之十

一二而漕米之額爲數獨多况自慘罹寇氛城經三陷
瓦礫盈途荆榛滿目休養雖週甲子瘡痍未復其初
今沐我

公如天之德停運一載受福更甚他邑而不勒諸貞
珉以與王公並彰天壤是無心曲以答彼蒼也且
王公書院理應再葺奉我

公以並揚汪濊誰曰不宜鼎曰唯唯以我

撫憲之綏靖中原夫豈緩漕一事已哉凡所以飭吏
安民揆文振武以仁義爲利弊絕風生而惠此兩河

黎赤勲懋旂常者太史承風以登汗簡固已美不勝
書而卽此緩運一事億兆士庶咸慶更生澤深惠普
敢不盥手颺言百拜勒石而爲之頌以昭示來茲頌
曰

維此天中 聿來我

公寵文宣化 秉鉞臨戎 載其清靜 物阜俗正

萑苻不生 兩河永定 吏畏民懷 黔首康哉

嗟遭旱魃 蔓厥蒿萊 粟踊而漕 閭左其號

緩輸一載 恩沛九霄 昔也改折 惠我遺孑

澤埒王公 勲同稷契 高高嵩嶽 浩浩黃流

我

公之德 萬姓蒙庥敬記

公諱興邦號梅公直隸宣府前衛人由癸卯科經魁

時

康熙三十年正月 吉日立

元崔公去思之碑 袁楠

昔柳子厚嘗曰邑有令有佐政當擇天下之士使盡其職庶幾民安其業偉哉斯言蓋設官分職本以為

民任賢使能乃可稱職况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唐太宗亦嚴薦舉之人重縣令之選審此則令之祿秩不爲卑矣居令之職者可不重其人歟至元甲子崔徵事由省掾歷筦庫勅授長葛尹下車以來待同僚如家人愛百姓如赤子視公事如家事日與達魯花赤伯要觸公孜孜講求民瘼勤者賞之惰者責之視民之疾苦饑寒若已致之好訟之黨飾詞欺誑者卽與民辯之婚田之爭調弄遷延者卽與裁決之公之用心可謂勞矣姑自其大者而論之人心所以

長春縣志
卷之二
二

不忘於今日者有二事焉舊本縣戶口比之郟城不
等而差役則與之同公親錄其實以聞蒙上司均賦
寬恤有除減均一之命又百姓每年該納造作軍器
物料局司左右皆不體上司優恤之意稱斛之弊久
爲民害公奮不顧身較其斛秤致蒙上司除減分數
雖他縣之民亦受其惠蓋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
非公平日以公正自持以廉勤自守曷克臻茲不寧
惟是退食之暇喜閱類帖筆不停書或與士夫講論
終日無倦又於冬月朔率吏員講受論孟夜分乃散

善乎前輩之論曰人居貴要但問心若爲耳今公廉以律已寬以愛民視夫子學道愛民之訓亦可無愧耳若夫躬行田里勸課農桑欲民知力本務農也立東西二學絃歌之聲不絕於市欲民知孝弟忠信以事其上也親調人夫開溝洫築堤岸以防石相柳庄孟村等保之水欲民免以昏墊之患也至於營建公廨鼎創醫學三皇廟雖材備甚大然皆不奪民時故人多樂爲之初無難色雖是數者皆職分之所當爲采之輿論有難以盡述者大抵世必有非常之人然

後有非常之才有非常之才然後有非常之功夫非常者固常人之所異也今方百里之民見公之功不銜能不矜名不煩其政令咸愛之如父母敬之如神明於去之日猶存扳轅卧轍之意者則其爲人賢不肖何如也昔漢光武謂羣臣曰郎官職應列宿出宰百里苟非其人民受其殃今公具公輔之才膺百里之寄終始如一清節愈勵可謂得其人矣他日以其宰一邑者宰天下使四海之民均被仁澤實自今日始噫公之來也甲午之秋公之去也丁酉之秋夫子

曰三年有成今於公見矣公諱傑字彥才家世登封
嵩山之下居焉公自少時天資穎悟識見明敏里人
皆奇之及登仕路守父母之訓嚴苞苴之戒惟甘澹
泊靡事華侈故其所立如此一日邑士及在官者求
文於僕以傳不朽僕曰文則吾不能請紀其實遂爲
之記以見去思之意復繫之詩曰

猗歟賢哉

天性慈仁

饋獻首絕

政事惟淳

詞訟卽決

賦役常均

興利除害

安富恤貧

一廉似水

百里如春

奉公履正

萬古良臣

今君去矣 遺愛在民 列諸貞石 以勉後人

趙侯德政之碑

隱士張繼祖

洛陽人

長葛尹趙侯郟政之踰月邑士張裕范士賢等狀其

行事之實將勒諸貞珉以示悠久而爲來者勸屬筆

於伊洛生張繼祖再辭弗已歷節而讀之知侯之公

且惠也遂勉爲書之按狀至元六年南宮趙侯來尹

是邑以尊賢下上爲先務事之合義而力行之不憚

煩勞不茹吐剛柔徒駭人之耳目惟在布公道推誠

心置人腹中所期者寬民力厚民生薄賦輕徭家給

人足典禮讓之風成可封之俗首以廣學校延師徒
裨鄉社子弟通經修道正彝倫崇信義感發士氣裨
益名教者良多勸農耕桑墾闢田疇勤力衣食役不
妨於東作穫有望於西成其務本之徒輸情自盡凡
聽訟詳明被抑者遽能雪其冤無情者不得盡其誕
拔本塞源公宇清謐負其罪者法疑惟輕不虐無辜
不察小疵人喜其寬刑故不濫由是權豪縮其縱暴
黠吏反於平和一之歲肅而教之二之歲惠而愛之
三之歲福而安之真謂韋絃適中受錫者衆獄之平

反事之疏決不能枚數邑之土地大率腴少瘠多其
初以賦役不均重困斯民責在吏乎土者失於循察
於是按轡阡陌家至戶到以覈其實定爲三甲高下
皆平盡革放富差貧之弊邑人久不被化轉徙流離
心無歸計者有年矣旣聞寬政風動隣境感化而自
至者如柳庄保刁林等一十七戶仍復其業侯以勞
來優之非戶口增與聽訟之始不移晷而決以致懷
譎負佞接踵而來喧呶如市侯首陳國制論以禮義
得其情訟者赧服而退其爲訟簡不亦宜乎勸課農

務率其老壯論以厚生之道勿廢三時暇則入學肄

習孝弟忠信禮義廉耻等事於是爭慕綱常耻越非

分人心悅從致囹圄常空非盜賊息而何邑之南畝

多濕地少遇天雨没而殆盡侯諭土民高郎等以種

稻夾澗水以溉之到今獲利者三百餘頃所謂田野

闢者烏足病哉縣西北王村杜村澗水中流橋架二

處八社之衆併力供水甚爲擾民侯召近渡之家各

備已力而成二橋蠲其雜役就爲看守八社俱免其

害愛民尤切於此他如委考城而息張典史之訟檄

尉氏而發杜德誠之詐以至辯夏津劉思敬之爭地
折鄆陵鄭鸞兒之誣命諸如此類有楮穎所不能悉
者萬人感慕碑其事爲去後之思侯旣代與許官士
爲別予始獲一臂交聞其言論高明醇正皆從問學
中來屈致鰥邑咸有龐統之歎意者其才器剽繁劇
而有餘其心地惠愛施之靡竭若夫束帶於朝蜚聲
振德得行其學固將大有所爲而不止如今日矣古
謂盡技于屠牛豈拙於割雞也耶公名志字士先蓋
其先勲閥世家代有顯人其清白相傳信有所自云

他日廟堂之上其或攷長葛之公牘採鄉井之民謠
則凜然公議自在何暇予屑屑書之係之銘曰

堂堂趙公 學贍才雄 家傳清白 勲閥南宮

政治縉葛 古人之風 寬猛得宜 韋絃適中

景賢下士 意誠貌恭 琴清心閑 百里春融

奚啻五事 蹟多最功 爲霖是職 製錦非工

勒之貞石 思惠何窮

李君政績之碑 時齋老人孫 鼎

爲政難爲縣尤難爲古之縣已難爲今之縣至難此

天下之通論也所謂難者民爲邦之本縣乃政之原
令親民官事無巨細關之民有休戚係之若得其人
則愛民如赤子而人皆快樂不得其人則害人如狼
虎而民不聊生蓋以其職至近於民而爲禍福至速
也昔光武時館陶公主爲子求郎不許而賜錢千萬
上謂羣臣曰郎官上應列宿宿出宰百里苟非其人民
受其殃此言可謂深識道理者不惜千萬錢而惜一
郎官職其愛民防患之心深切至矣由是推之縣宰
之職不可不重也夫爲古之縣者當特學校盛行風

俗大淳人知禮義吏循法度爲令者不過正己公心
提綱絜維以善教教民善政養民使之安居樂業無
訟到官如陽城之撫字心勞劉曠之庭可張羅是也
然自漢及唐一千五百餘年今入循吏傳者不過二
十人是則才難可知矣今之爲縣者實謂之至難也
學校未盛行風俗未大淳人少知禮義吏罕循法度
其治之已爲難矣而况事或掣肘時不相容常困簿
書獄訟迎送差使之間任內席未嘗溫在上位者少
不如意呵叱責罰僕隸弗殊官况如斯未免防患難

避嫌疑以廉介自居苟安而已所謂善教善政者不
暇及焉濟民利物之心止能行得萬分之一人受其
賜如饑食渴飲微恩小惠亦深感而屢思之良吏清
官稱譽不絕若以公論考較引昔時賢令尹如卓茂
魯恭時苗元德秀者比之非止難得其人比之者必
招過譽不誠之譏爲識者笑若以今時出羣拔萃善
於俯仰浮沉可作民牧者取之則間有稱者如長葛
令李君輩是也君諱孚字信卿浮陽人父李金牌爲
勲臣歷仕軍民錢穀官所在有聲君未弱冠入仕爲

樂陵令至元二十二年五月二十七日除長葛令喜
讀書能奉上深識時務富於吏才處事見機活轉不
滯至元二十五年五月二十七日爲瓜期歲月已過
身心無倦鄉民張吉等百餘人錄政績數端求予文
志諸石以示不忘予亦喜是端之行使爲官者知政
事善惡民情好惡相應影響庶幾有警於心不以苛
刻酷擾厲民也此意誠善矣然余所取於李君者止
取其勤於奉公均於科民者二事焉餘不錄也蓋今
時政事中至急切至重大者公舉也次則科民焉奉

公不勤則百事瓦解而官不可治科民不均則百弊蜂起而人受其殃於此存心亦可謂知時務大綱者良可取也後之爲令者有能省察於此推而廣之使體用兼備本末具舉得如古昔良吏所行方可俯仰無愧一旦高遷顯擢自縣而州而天下志可得道可行使四海內外均被恩澤安於仁壽之域皆自爲縣始耳昔周濂溪所投劾云天下元元之衆不可戶曉有能綏吾化者非縣邑之長耶程伊川有云爲政之道當以視民如子爲主意縣之政事達之及于天下

蓋一邑者天下之式也。知此可與言政事綱領矣。然則前言豈止爲李君叙政績應鄉民立石意哉。後之司是邑讀是碑有志循吏者熟玩之深信之篤行之庶不負斯文之刻石是爲記。

邑侯冷公生祠記

桑 琬 邑人

祠之建於有生者何哉。德政入人之深志感也。洪惟我國朝設官分職。必以守令爲重。爲其近民耳。然令視守尤近。前此令吾葛者。黷矣。求能勞心撫字感民之深。莫冷公若也。今陞馬龍守而鄉耆呂瑚張惟忠

等千餘人議起生祠謀於鴻臚署丞張君壽太學生
張子世臣暨諸士大夫各捐私貲卜日命工因丐余
文以紀其美琬也雅領公教義不容辭敢操筆而屬
言曰都哉茲舉乃崇德獎賢激勵循良一大機也先
時葛在中州號稱富庶頻年水旱相仍賦役繁增公
自下車日擊其弊輒嘆曰葛之凋殘一至此哉於是
以養賢育才爲先以服田力穡爲急丹塗大成殿及
兩廡而重修之粉飾明倫堂及兩齋而畢補之招撫
流離開墾荒蕪申革襄麥百五十石輕徭減逋頻行

勸相以至裁減匠班。幫貼免徵底貨稅銀。士農工商各止其所樂利。養恬咸遂。其生政平。訟理德行。化從卓有齊一之風矣。未幾考最。聿上薦剡。交奏廟堂。以馬龍地陬俗悍。人頑化梗。非公不可爲治。特擢守是邦。葛之羣黎。扶老携幼。垂白戴黑。扳卧轅轍。勢莫能挽。故於公旣去而立生祠於南郭。通衢以祀之。蓋由公仁德善政。以怙恃子民爲心。故以終身慕父母者而酬報耳。豈倖致哉。公名文煜。別號宿山。蜀之銅梁人。由鄉科筮令湖廣。被江魯立生祠。今葛之民不異

317

於枝江而馬龍之民亦豈殊於葛哉行將自馬龍而
晉陟臺衡功施社稷澤被生民播之金石銘之鼎彝
61 誦德紀政以照耀方策於不朽奚但如葛已耶噫後
之履是祠者觀其文寧不思齊其志乎是爲記

邑侯楊公生祠碑

庠生許

桂

邑人

國家設官分職所以重守令之選者以其近民也非
有實心實政足以格鬼神孚上下則雖蒞任之日且
無可懷者况既去之後誰復有興棠陰之感哉惟我
邑侯楊父母本之以慈惠之心濟之以嚴明之政下

車之始銳意刈除凡所以養士治民者一以古之循
良爲法故其旣去民咸慕焉以爲非立生祠以崇奉
之無以酬功而報德焉於是鄉民及國選呂瑚各捐
已貲量工命日事竣謂桂宜有言以紀其實桂稔侯
之教於言何辭亦惟卽侯之德政而揄揚之耳侯號
十洲應春其名也晉之蒲坂人由鄉進士高第授長
葛縣令葛雖中土凋疲已甚侯樂出新條與民更始
是故正風俗則舉鄉約旌賢孝至貞婦烈女則親臨
祭葬之興學校則賑貧乏儲廩祿至諸生課業則